

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# 挤奶女的罗曼史

WILKINGZHU

[英] 托马斯·哈代 著  
汪义群 沈培铝 译



名家  
推介

■ 一幅美丽的英国南部  
自然风光画卷

一段最富民歌情调的  
浪漫爱情故事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  
推介 ·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# 挤奶女的罗曼史

[英] 托马斯·哈代 著  
汪义群 沈培锴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挤奶女的罗曼史 / (英)托马斯·哈代著;汪义群、沈培镛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4.1  
(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)  
ISBN 7-5396-2364-0

I. 挤... II. ①哈... ②汪... ③沈... III. 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9887 号

挤奶女的罗曼史 (英)托马斯·哈代 著  
汪义群 沈培镛 译

---

责任编辑:徐家庆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48

印 张:4  $\frac{1}{2}$

字 数:70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64-0

定 价:8.5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[名家推介]

托马斯·哈代(1840—1928)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,是我国广大读者十分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。他出生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里,父亲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建筑师。哈代在伦敦受完教育后,定居故乡,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。因此他的作品和南方的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哈代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,他以杰出的技巧,逼真地复制出他所处时代的现实图画。哈代又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,他多以乡村

生活为题材，擅长性格和环境的描写。作为一位诗人，他的诗清晰晓畅，别具一格，被人称为是“小说的收获”。哈代的作品一般分为四类。第一类他统名为“罗曼史和幻想”，其中包括《一双蓝眼睛》（1873）、《号兵长》（1880）、《塔上的两个人》（1882）、《一群贵妇人》、《心爱的》（1897）等。第二类是“爱情阴谋故事”，如《非常手段》（1871）、《爱塞尔伯特的婚姻》（1876）、《一个冷淡的女人》（1881），以及中短篇集《一个改变了的人》和《晚餐及其他故事》。第三类被称为“性格和环境的小说”，也是哈代现实主义成就最高、意义最重大的作品，他那些广为流传的《远离尘嚣》（1874）、《还乡》（1878）、《卡斯特桥市长》（1886）、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（1891）和《无名的裘德》（1896）就属于这类作品。最后一类是他的诗歌创作，包括他的抒情诗集《威塞克斯诗集》（1898）、《过去和现在诗集》（1902）、《时光的笑柄》（1909）、

《即事讽刺诗集》(1914)以及史诗剧《列王》(第一部 1904,第二部 1906,第三部 1908)。

哈代一生共创作了四十四部中短篇小说,他的作品充分把握住行动语言,恰当地处理地方方言和乡俗用语,并具有鲜明的民歌故事的节奏感。这里选译的《挤奶女的罗曼史》写于 1883 年,原收入《一个改变了的人》,充分反映了这些特点,特别是民歌故事的特点。小说描写了英国南部的自然风光,刻画了农村的田园生活,同样有“荷兰派的乡村画”的特色。小说的生活面虽不宽广,但却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秘密深处。挤奶女既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真纯朴,又有着复杂的内心生活。作者生动地描写了她的精神活动,把这种内心的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小说还以象征的手法,表现了资产阶级关系对“自然”生活的影响,反映出作者对宗法的农村生活的留恋。小说文字通俗流畅,故事生动有趣,在



哈代早期的中短篇作品中,是比较突出的一篇。

汪义群

上海外国语大学

英美文学教授

## 挤奶女的罗曼史

此时是清晨五点半钟光景。这是土地测量员告诉我的，这故事的细节都是以他的口述为据。这是一位古板的绅士，脸上没有一丝幽默感。正如他所说的，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个五月的清晨，五点半钟光景。乳白色的浓雾笼罩着爱克斯山谷，遮掩着山谷两侧的山岗。

尽管从高处往下看，山谷里一片雾气朦胧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但从下面传来的各种嘈杂声中，我们仍能清楚地感觉到那儿



喧嚣的生活。置身于雾海之上,对山下的一切可闻而不可见,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大自然就像用手罩住一窝啁啾不停的小鸟一般,用它那乳白色的巨掌罩住隐居在山谷里的人们。

透过濛濛雾气传上来的是哞哞的牛叫声,间杂着狗吠和忽高忽低的人语声。在这些声音之后,又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。当地的居民,只要一听到这声音,便知道牛奶场老板塔克的挤奶员正在将奶牛从草地赶回牛舍,就仿佛他们亲眼见到一般真切。如果这时在人语声和牲畜的叫唤声中加进一种更粗鲁的声音,人们就知道,准是牛奶场主塔克围着白围裙、提着小桶亲自出来迎接他的奶牛了。如果在这喧闹的合唱声中再加入女声部,那就说明牛已进了牛舍,挤奶工作即将开始。

接着便是一片寂静,空气变得凝固起来,连牛奶流进桶里的声音都清晰可辨。间或还传来挤奶男女的谈话声。

“别在路上耽搁太久，玛杰丽。别忘了赶在给牛奶脱脂前回来。”

这是牛奶场主塔克的粗嗓子。于是，农场的大门又砰地关上，两三分钟后，便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从远处的雾霭中浮现出来。

渐渐可以看清那是一个女子，迈着灵巧和轻快的步子。她衣服的颜色和身上的其他装束也渐渐显露出来——她身穿一件浅红的棉布上衣（因为严冬已过）；肩披一条方格花呢的羊毛围巾（因为夏天还未来临）。由于雾气大、湿气重、时间又早，所以她戴着草帽出来，草帽上还系了条白手绢，将那顶镶有丝带的女式草帽遮住。看来今天倒很可能是个阳光明媚的五月天。

她的脸属于本地世代相袭的那种家族的类型：表情天真可爱，脸色更是娇美无比，脸型还多少有点儿特别，一双褐色的眼睛水汪汪的，晶莹透亮。她臂弯里挎着一只柳条篮子，篮里垫着一层湿漉漉的白菜

叶子，白菜叶上放着几只面包圈。她就是刚才那位被嘱咐“不要在路上耽搁太久”的玛杰丽。

她一路穿过牧场，有时露出雾面，有时隐在雾下。这浓雾的存在似乎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麻烦。只有当小径模糊难辨，不再成为她的路标时，她才感到有点困惑。空气是那么潮湿，无数蚯蚓一簇簇地横在小路上，被她轻微的脚步声惊动，迅速地退到洞里去了。她走路时尽量避开一切树木。在这样的清晨，当然不可能遇到闪电，主要是因为尽管路面干燥，但树枝上却凝聚着雾气，挂满晶莹的水滴。这水滴一滴一滴地透过遮在这女子头上的手绢，将手绢底下的丝带都弄潮了。她特别要避开的是山毛榉和栎树，因为这些树上的露水比其他树滴得更加厉害。这倒很可以说明，女子对于自然界自有一种敏锐的感觉能力：要是换了个男人，或许根本就觉察不到树枝是否滴水。

不到一小时,她已走了四英里路,来到一座僻静的竹篱小屋。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睡眼惺忪地起来给她开门。玛杰丽将牛油面包圈递给妇女,问道:“我祖母今天早上好吗?我没有时间上她那儿去了,请你转告她,我把上次答应给她的东西带来了。”

她祖母的身体和平时一样,没什么不好。于是姑娘接过空篮子,将父亲嘱咐她早早回家的话丢在脑后,开始干起自己想干的事来了。她不是回家给牛奶脱脂,而是急匆匆地继续往前,朝着邻近的小镇走去。然而还没走远,她便遇上了邮差。这邮差捧着一大叠信,一直堆到他的下巴。这些信他还一件都没有送呢。

“塞缪尔,现在商店开门了吗?”她问。

“还没有,”徒步送信的邮差弯着腰,还未直起身子便回答道,“这光景店门还没开,只有马具店、五金店开了。这些店是六点半开业的,面包店是七点半开业,布店



可要到八点钟咧。”

“哦，布店八点开门。”显然，玛杰丽想要去的是布店。

邮差绕到边上的小路走了。玛杰丽则站在那儿暗自盘算，倘若不能立即去镇上逛商店，倒不如回去给牛奶脱脂吧。既已决定，她便往回走了。

打这儿走大路回家，路是很好走的，只是要绕点弯路。最近的路是越过篱笆，穿过一座美丽的古色古香的别墅的空地。从这儿望去，还依稀可以透过树丛看到别墅的烟囱。由于这屋子已有好几个月没人住了，她便决定抄近路。她推开桂树丛，在草帽上又盖了一层围巾，便跨过院子的围栏，穿过几处灌木丛，来到了一处开阔的草坪。当她还未走出灌木丛时，她就像个侵入他人地界的偷猎者似的，先警惕地朝四下张望。虽然在她一生中爬篱笆并不是第一次，但蓦然间她感到自己已不是小孩子，不能毫无顾忌地那么做了。然而她还是从灌

木丛中走了出来。由于这儿的位置较高，所以雾气不大，整幢别墅便兀然呈现在她的面前了。

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建筑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，房子的正面是石头砌成的，从外形上看，它属于巍峨高耸的意大利式样。这种风格的建筑是由伊涅格·琼斯和他的学派创造而闻名于世的。在一段台阶的尽头，有一个门通向草地，房间的百叶窗全都关着，卧室的帘子也都垂下了。她根据直觉知道不会有什么看守从窗子里注意她的行动，于是便放慢了脚步，大胆地信步走过花坛。在她看来，不挂帘子的房屋倒有点像个暗中监视你的密探，必须随时准备应变。至于百叶窗全部关闭的屋子，则不过是一堆没有知觉的水泥石头而已，完全不必介意。

别墅的另一面，有一块隆起的草坪，草坪上有一个凉亭，这是那种通常建在空旷地带、被人称做“四季亭”的建筑。眼前这

个凉亭,由四堵从中心向外呈放射形展开的墙组成,就像大楼门厅的旋转活门那样。亭子的四角都有座位,因此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,都可以找到一个既可避风又能赏景的处所。

这位挤奶姑娘选择的那条人迹罕至的小径,将她带上山坡,绕过那幢别墅。现在她可以完全放心了,在这儿不会被人窥见,也不会遭到责骂。于是她便一心一意地想起自己的心事来了。但是,当她离凉亭不到一码的时候,突然听到亭子后面有脚擦小石子的声音。显然亭子里有人,可能坐在另一头的那个座位上。当她转过亭子时便证实了这种猜测,这里确实有人,因为她看到一只男人的手臂露在亭子外面。

此时,这姑娘不太愿意在那个人的注视下走下山坡,如果她继续往前走的话,她非被看见不可。而作为一个随意闯入他人住宅的陌生人,她很可能被那人叫住,甚至遭到质问。考虑到这一点,玛杰丽悄悄地

往凉亭走去,拣一个背后的座位坐下,希望在那儿等到那男子离开后再走。

然而那男子丝毫没有急于要走的样子。他怎么会来到这儿?下面山谷里既无可看之物也无吸引人的景色,是什么促使他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六点钟便呆在这儿?对此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可是那男子却坐在那里毫无动静,玛杰丽渐渐感到不耐烦了。她在缀满露珠的草丛中看到他的脚印,脚印从别墅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凉亭,这说明此人是居住在这儿的主人,而不是偶然路过的行人。最后,她朝周围窥探起来。

## 二

坐在那儿的是一位身材匀称、留着浓密的黑髭的绅士。他身穿晨衣,脚着拖鞋,没戴帽子,在雾中呆坐着。他一手紧按额头,一手垂在膝上,这姿势显然表明他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。他的样子和她平时见惯

了的人完全不同。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留着这种胡子的人,因为当时下威塞克斯的居民是不留那种胡子的。他的脸和手都很苍白——在她看来简直白得可怕——而且他似乎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,对外界毫不关心。他坐在那儿,犹如他周围的树丛一样纹丝不动,看上去甚至连呼吸都没有。

玛杰丽很想像刚才那样悄悄地、无声无息地退回去。但当她正要往回走时,她的脚却踩响了地上的沙砾。那男子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,将一件什么东西塞进晨衣的口袋。就在这时,她几乎看准了,那是一支手枪。两人站在那儿,茫然地望着对方。

“喂,你是谁?”他厉声问道,说的显然不是纯英国口音,“你在这儿干什么?”

玛杰丽开始为自己大胆闯入别人的草坪感到害怕了。原来这房子是有主人的,而她却不知道。“先生,我的名字叫玛杰丽·塔克,”她怯生生地说,“我父亲是牛奶场老板塔克,我们住在银茨牛奶场。”